

新媒介文学：新大众文艺的一种表现形式

雷勇



过去的2024年，文学现场悄然发生变化，身处一线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对此有着真切的体验。新大众文艺备受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读者开始加入文艺创作的队伍，借由各种新平台书写生活，展示才华。除了那些早已被熟知的名字外，更多默默无闻的写作者通过各种渠道“被发现”“被看见”。而纯文学期刊在关注名家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新力量”，如何在新时代培养更具潜力的青年作家，发现文学的更多可能，成为亟待破解的课题。文学的未来，正在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正在未来之中。

——编者

媒介作为沟通作者与读者、作品与世界之间的桥梁，向来对文学影响巨大。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媒介平台的不断拓展，深刻改变了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当文学与社交媒体融合，尤其是与多种多样的自媒体融合之后，极大改变了当前的文学生态。为了区别于传统大型文学网站所生产的网络文学，在这里姑且将其称之为新媒介文学，也试着对其下一个定义：新媒介文学是指通过现代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平台（尤其是自媒体平台）进行创作、阅读与传播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极具代表性的文学自媒体平台主要有豆瓣阅读、知乎盐言、微信公众号等。与传统网络文学平台动辄百万字的超长篇不同，新媒介文学作品主要以短篇、中篇为主，往往结合了多种媒介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并通过个性化创作、平台化传播以及社交性互动，重新定义了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随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大众的语言能力和文学素养也得到普遍提升，文学创作已经逐步挣脱圈层化和专业化的束缚，进入到“人人皆可写作”的时代。自媒体平台应运而生，渐次收拢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成为大众文艺的新阵地。这些文学爱好者往往有着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冲破了专业和业余、高雅与通俗的藩篱。那么，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一种表现形式，新媒介文学究竟有哪些特点？

首先，基于自媒体平台本身即时性的优势，新媒介文学天然形成了个性化的特点。新媒介文学作品常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豆瓣、小红书等平台发布，作品面世不再局限于传统出版渠道，这就让更多有写作热情的人能够自由地发布作品。得益于自媒体的创作与传播的即时性，文学作品可以迅速触及大量受众，在传播速度和受众覆盖面上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

同时，新媒介文学作品一旦发布，能够迅速传播到广泛的受众群体中，其传播的路径是非线性的，这便形成了去中心化的文学创作和传播生态。许多自媒体创作者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个人观点、情感、生活经历或思想观念，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在自媒体平台上，创作者不仅是作品的作者，也是自我表达和个人品牌的塑造者。此外，新媒介文学也没有主流文学网站“日更”“月更”的要求和动辄十万字以上的签约门槛，选择无拘无束、灵活性更高的自媒体平台，也表现出对资本中心主义的疏离。相对于网络文学的“字数”考核机制，新媒介文学更追求品牌意识和流量密码。创作者通常具有较强的个人特色和创作风格，往往通过IP认同、情感共鸣和细分市场来积累读者。而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平台也能够根据读者的阅读习惯、兴趣、留驻甚至情感反应量身定制内容，带来极致的个性化阅读体验。

第二，基于自媒体平台兼容的社交属性，新媒介文学更具有社交性和交互性。与传统文学相比，新媒介文学不仅仅是创作者向读者单向度地输出内容，还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反馈。读者通过评论、点赞、转发等方式与作者互动，许多新媒介文学作品是连载性质的，创作者能够根据读者的反馈和建议调整写作策略，社交平台和网络社区为创作提供灵感、方向和支持，形成交互式的创作模式。例如，豆瓣悬疑冠军作家、《第十三天》《游荡者》的作者梁柯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过：“我写作，方方面面都是为了给读者他们想要的。类型文学很多时候是为别人写作，也始终假设别人的目光在看着你。”这种模式是读者驱动的内容生产，读者分享了作者的创作权，相比于传统阅读模式，读者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大大增强了文学创作的公共性和共享性，使得文学创作和消费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某种程度上，这种新兴的文学交流形式一方面是一种文学消费，另一方面是一种社交体验，具有双重属性。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不限于评论和点赞，而是共同创造了一种网络虚拟社群文化，使读者参与其中，形成跨年龄、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认同。比如一个知乎话题、一个豆瓣小组就可能构成一个崭新的文化社群，创作者和读者在特定主题、兴趣或价值观的共鸣下形成一个共同的社群，2024“豆瓣年度文学榜单”正是这种社群文化的体现，因为最终的榜单是无数读者赋予的评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群体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

第三，由于自媒体平台内容的多模态属性，新媒介文学呈现出一种跨媒介态势，并天然具备了跨媒介跨业态改编的优势。新媒介文学打破了以单一文字文本为载体的局限，采用跨媒介手段进行创作和呈现，形成了具有互动性和沉浸感的文学作品。例如，许多小说通过数字插画、音效、视频等增强了视觉和听觉的表现力，使文学作品具备了多感官的体验。例如，近几年微信公众号为所有的推送文章都开发了“听全文”功能，那么一篇文章至少有两种媒介参与。同样是有声媒介，知乎平台的盐言故事专门开发了有声剧。这种跨媒介的融合使得文学创作变得更加灵活和丰富，也吸引了更多跨界创作者和读者参与。

新媒体为文学创作的跨媒介、跨产业链、跨时空的流转提供了可能。与文学产业亲缘性较强的还有影视产业，比如在豆瓣阅读的原创新专栏，开辟了“影视改编售出作品”专栏，2024年受到好评较多的作品有《她和她的群岛》《小日子》《这里没有善男信女》等。新媒介文学积累的口碑和忠实读者是影视改编的底气。未来的文学作品可能不仅限于单一平台或形式，而是通过多元融合媒体的方式呈现，比如通过小说、游戏、电影甚至社交媒体

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虚拟“世界”。读者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与文学角色互动，或者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文学情节探索，这将创造出全新的跨媒介文学叙事体验。当前，腾讯集团和字节跳动正在整合旗下文学资源，致力于打造打通游戏、视觉传达和虚拟仿真等全文学产业链，这可能成为未来新媒介文学发展的跨业态方向。

总之，新媒介文学作为大众文艺的一种新兴形式，其创新性、多元性、交互性、跨域性等优点使其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逐步构建起一个崭新的文学生态。它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局限，适应了当代人的阅读需求和习惯。然而，由于流量导向和注意力危机，新媒介文学也面临着碎片化、媚俗化、功利化等挑战，这可能影响其文学深度、思想性和艺术性。不少新媒介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平台通常倾向于快捷、便利和量产，强调故事的“娱乐性”“爽感”和“快速消费”，这使得多数作品在语言表达、情节逻辑、结构布局等方面显得简单粗糙。部分作品过于依赖娱乐化、轻松化的叙事风格，缺乏复杂的艺术构造和深邃的文学技巧，也较少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对人性的探索以及对思想的开拓，导致其缺乏深度。如何在媒介表达创新的同时，提升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是新媒介文学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从“新锐”走向“中坚”

——2024年文学期刊中的青年写作

徐威

飞速发展的数字媒介正在不断改变我们的文学生态，但对于具有文学抱负的青年作家而言，传统文学期刊仍然是他们进入文学场域、展现自身才华与洞见最重要的平台。从近些年文学期刊的种种举措（如开设新人栏目、设置青年作家小辑、举办青年作家研讨会、配发文学评论等）也能看到，文学期刊在发掘、推出青年作家上，力度始终不减。这既促进了文学期刊的自我革新，也有效助力了青年作家的培养。2024年，文学期刊与青年作家的双向互动进一步深度融合，有传承，也有新变。

期刊发现与青年写作

对当下主要文学期刊做一个简单的扫描，可以看到，许多当年为培养文学新人而设置的栏目如今几乎已是期刊中的固定栏目。比如，《人民文学》的“新浪潮”、《当代》的“发现”、《十月》的“小说新干线”、《中国作家》的“中国作家之星”、《诗刊》的“双子星座”、《北京文学》的“新人自荐”、《诗歌月刊》的“新青年”、《扬子江诗刊》的“新星座”、《小说选刊》的“新锐作家”、《青年文学》的“推荐”、《青年作家》的“新力量”、《中国校园文学》的“新人现场”、《作品》的“超新星大爆炸”和“网生代”、《西湖》的“新锐”和“双重观察”、《湖南文学》的“青年计划”、《民族文学》的“本刊新人”、《山花》的“开端季”、《广西文学》的“新发现”、《湘江文艺》的“发现”、《山西文学》的“初声”、《百花洲》的“新锐·出发”、《朔方》的“朔方新锐”、《特区文学》的“新锐”、《黄河》的“明日之星”、《芒种》的“新锐秀场”……各大期刊专属文学新人、青年作家的栏目命名不一，但大同小异，突出的关键词是“新”，所希冀的是发掘、扶持更多新生创作力量。如《作品》的“超新星大爆炸”栏目，先是刊发新人五或六篇中短篇，继而配发两位评论家的评论，再推出作家对谈、创作谈、印象记等，分三期持续推荐，扶持力度可谓空前。

在固定栏目之外，不少期刊每年推出一定数量的“青年作家小辑”。《人民文学》2024年第9期推出了“青年新作辑”，刊发了崔君、尹林等八人的小说、散文；《收获》2024年第4期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刊发杜梨、丁颜等八位青年作家的小说；《上海文学》2024年12期推出“新人场特辑”，从小说、散文、诗歌、理论与批评四个维度展现了青年写作的多重面貌；《十月》2024年第6期推出了“小说新干线·‘○○’左右”小辑，刊发了袁德音、胡诗杨等七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广西文学》2024年1期推出“东盟青年作家作品集”，刊发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

的七位青年作家作品。此外，《天涯》2024年第2期的“类型文学大展：科幻小说”小辑和第5期的“新人工作间：青年导演小说专辑”、《万松浦》2024年第4期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作家》2024年第10期的“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说”、《芙蓉》2024年第3期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江南》2024年第5期的“留声机”、《红岩》2024年第6期的“新锐·重庆青年作家散文小辑”、《湖南文学》2024年第5期的“望远镜 | 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长江文艺》2024年第9期的“科幻文学专辑”……这些专辑，或是从代际出发，或是以类型为区分，或是以地域为界限，又或是以作家身份为中心，角度各不相同，但都起到“集束”作用。

以上各类栏目和小辑，往往还有意引入文学批评的力量——邀请评论家在作品刊发当期或刊发之后为青年作家撰写评论，既是对青年写作的鼓励，也暗含对青年写作的希冀。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文学期刊对青年作家作品的扶持力度在持续强化。

创意写作与青年写作

《作家》2024年第11期的“名家推荐·创意写作坊”、《雨花》2024年第4期开始的“名师带徒”小辑、《西部》2024年第6期的“特别策划·创意写作”小辑等，令人眼前一亮。“创意写作”近些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各大高校纷纷增设创意写作专业，不少评论家、作家也进入高校从事创意写作教学。2024年，伴随着“中文创意写作”获批二级学科，创意写作与青年写作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个显著的趋势是，青年作家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学历越来越高。在我看来，创意写作学科的优势兴起，注定会将这种趋势进一步扩大。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当下的青年写作在技艺上显现出相对成熟的一面，他们擅长从历史、经典、地方等汲取力量，依靠独特的想象力与感受力，化为己用，展现出广阔的视野、娴熟的技术与鲜明的地方特色。有新变，自然也有新的讨论。比如，创意写作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生产流水线？“野蛮生长”的青年写作与“科班出身”的青年写作将发生哪些碰撞？以作家为导师的高校创意写作培养模式，是否会带来文学场域内新人入场与迭代方式的变化？种种讨论，都显露出大家对青年写作的高度关注。

《当代》2024年第5期推出“新发现·新人四重奏”小辑后，我曾为杜舛《永年》、程惠子《断指》、胡诗杨《红旗袍》、先志《室内地图》四篇小说撰写短评。这四位青年作家目前均为高校文学专业或创意写作专业在读

硕博研究生，这引发了我的些许思考，在《当下青年写作：“专业训练”与“野蛮生长”》一文中，我写道：

高校写作教学，更多的是讲授写作的“道”与“术”。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作品的完成度及其辨识度，实际上还是主要依靠创作个体自身。换言之，“专业训练”只是基础，在文学创作中，同样需要青年作家“野蛮生长”。他们广泛阅读，接受文学理论、文学史、创作技巧等专业教育，而后的关键是将写作的“道”与“术”内化于个人创作中，并不断寻找、探索适合自己个体气质与审美追求的叙事道路，从而生成作家的个人风格与高辨识度。这条道路或许是漫长的，但唯有如此，他们的创作才能从“娴熟”走向“独特”，从“技术”走向“艺术”……

地域、命名与青年写作

2024年的文学期刊中，还有几个值得思考的栏目：《北京文学》的“新北京作家群”、《江南》的“文学新浙派”、《芙蓉》的“湘军新势力”、《芳草》和《长江文艺》的“新鄂军”、《飞天》的“新陇军”、《时代文学》的“新鲁军”、《山东文学》的“鲁军新力量”、《广州文艺》的“后浪起珠江”“新南方论坛”“新南方写作”“关键词”等等。这些栏目在“新”之外，还尤其强调“地域”。从地区划分到方言写作，地域又一次成为文学现场的热议话题，引发了诸多讨论，观点不一。

比如，“新北京”“新南方”“新浙派”等的边界与内涵应当如何界定与理解？当命名成为一种风尚、一种潮流的时候，当命名变得过于简单的时候，文学地域的界限与价值又当如何判定？当一个青年作家主动拥抱某一群体/流派，或被被动被某一群体/流派纳入，对于其个人，对于当下青年创作，又会有哪些变化？方言写作的优势与限度应如何看待？凡此种种，都值得深入思考与探索。在我看来，这一过程恰恰说明文学期刊、文学批评等在积极地介入我们的文学现场。

持续扶持、创意写作、地域写作，这三个词构成了我对2024年文学期刊中青年写作的首要感受——是首要，而不是全部。在这之外，青年写作呈现出“到世界去”的全球视野，青年写作在技艺上不断丰富、在题材上不断拓展，青年作家不断获得国内重要文学奖项，“00后”作家越来越多涌现等，都使得我相信，当下青年作家群体日益壮大，青年写作正在从文学期刊的“新锐力量”走向“中坚力量”。

(作者系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由「本周之星」看基层青年写作

邓洁龄

2020年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设立“本周之星”栏目以来，我就一直在主持这个栏目，对于基层青年写作，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系统化的理论化的框架，不过也许是靠近的，所以只能谈一谈粗浅的感受。基层青年写作既带来了“基层”这个词，那和我们平时谈青年写作的语境可能还有些不一样。以中国作家网原创频道为例，这个平台汇聚了大量的基层写作者，也许可以此作为样本窥见基层青年作家的一些特点。

这些扎根基层的青年写作者常常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他们不一定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或专业训练，但这并未阻碍他们用文字描绘生活的热情。2024年原创频道“本周之星”栏目评选出的39位作者中，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0位是青年作者，其中5位的职业背景各不相同：摄影师、教师、国企职员、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以及一名教育学专业的学生。而将视野进一步扩大，自2020年该栏目设立以来，青年写作者群体更加多样：在校学生是一个较大的群体，专业涉及化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临床医学、中医内科学、国际贸易等；已经走向社会的一批作者从事行业丰富多样，除了在文学刊物或者各地市作协任职的，还有从事中国画创作与美术史论研究的学者、心理咨询师、律师、建筑师、数学老师等。丰富的个体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文本的空间。比如2020年第三十四期“本周之星”推荐作品《斑光》，主角苏桥是一名在珠宝设计工作室“天光”工作的助理，她在老板丽莎的提携下进入珠宝设计这个行业，崇拜又畏惧冷艳而强势的设计师Hana。苏桥怀疑Hana谋杀了丽莎，这个猜测像一根刺贯穿她的工作与生活。人物的性格也和他们各自热爱的设计风格与宝石材料相对应，老板丽莎的“设计一如她的个性，彩色宝石和金属的首饰设计，绚烂、欢闹”，而Hana则青睐铂金、白银、珐琅、钻石、钛合金，她本人也像这些白色的金属材料，冷淡、高傲”。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大概与许多作者阮文女本身在艺术行业工作有关系，作品中有多可能是从业者才会注意到的细节设置。个人经验以一种显性的方式进入文本是一种常见路径，不过更多时候它们可能体现在作者对题材、类型的选择以及结构设置等更为隐蔽的层面，这些可能恰恰是作品的异质性所在。

青年写作的确提供了更多异质性。2024年“本周之星”中我印象深刻的文本之一应该是坦次的《哈扎尔的回忆》。老头哈扎尔在患病之后，记忆变得混乱，他的时间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回旋重叠的，他记得爱慕的少女娜梨变成了自己的妻子，却忘记了妻子已经离世，又时常重疊停滞在更早时娜梨与村里另一个青年巴拉士的感情纠葛里，时间在哈扎尔记忆里的混乱叠加上让他怀疑妻子的“失踪”与巴拉士有关，在愤怒之下他放开牛犊的绳子，牛

犊冲向巴拉士，虽然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伤害，但巴拉士却最终因为心脏病而死。就如题目所说，这是关于哈扎尔的回忆的故事，只不过哈扎尔是一位失忆症老人，他的记忆充满了混沌与不可靠，也因为这种失序，他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打破了某些束缚，变得空灵、缥缈、朦胧。坦次构建了一个以记忆和情绪为坐标的世界，虽然她初习写作不久，文本中还有许多瑕疵和不成熟，但已经本能地接触到了小说艺术的内核。

2024年最后一个文本，小说《1945年的羊群、驴和幸福的马》是由“00后”作者许焕带来的，相比坦次，许焕的语言更加成熟，小说结构也更加完善圆润。1945年华北平原一个普通村庄“丢羊—寻羊—杀羊”的故事，如点评人赵雅娟所说，“展示出年轻作者对文学经典的熟稔和将经典转化为自我写作资源的有益尝试”，也展示了年轻作者试图进入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的野心。

也许因为基层作者的写作很大程度上还是过于个人化，这导致我们收到的怀念童年乡村生活的投稿实在太多。在不久前组织的“本周之星”圆桌讨论中，点评人符力在谈到2024年诗歌作品时就提出，“乡村题材作品近半数，反映了诗人以诗歌介入现代城市生活的积极性并不高，也说明诗人有意无意回避了对工业时代的观照”。点评人康春华给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自己的园地”，对于基层作者来说，写作更多是在自己的园地的自我观照，因而，当看到《哈扎尔的回忆》《1945年的羊群、驴和幸福的马》、以及陈登的诗歌《旧阳台》、陈小丹的散文《沉默的形状》等作品时，虽然并不尽善尽美，但我们依然很开心地看到基层青年作者愿意走出自己的园地，去观照更大的现实。

近年来，“本周之星”推出的作品，在科幻、戏剧、非虚构等领域的创新意识相对薄弱，而未来青年写作者可能是突破的关键。在圆桌讨论中，原创频道审稿编辑卢静提到的几个吸引人的科幻作品《月球上的摇滚》《登天》《硅心之髓：爱在编码最深处》《初始化》等，作者基本上都是“95后”“00后”，只有《智能之风》的作者是一位“60后”，可以看出青年作者是探索新兴题材的主力军。这提示我们，面向基层的平台或刊物，也许可以有意识地引导青年作者对新兴题材、文类进行探索。

对于许多基层青年写作者来说，写作源于兴趣，是抒发情感的重要途径，但要可持续发展并不容易。有许多作者提到入选“本周之星”后得到了极大的激励，尽管曾一度迷茫，但这种认可提醒他们文学创作是由激情和信念构成的工程。对于基层青年写作者而言，平台的认可不仅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作品的价值，也获得了重新出发的动力，这种被“看见”的感受，是他们坚持下去的重要理由。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编辑)